

毒贩寡妇,她们也是受害者

墨西哥3年禁毒战,17000个青壮年男人在冲突、仇杀中死亡

在墨西哥,毒品犯罪十分猖獗。2006年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正式向毒品开战。当人们都把目光投向禁毒取得多少成绩,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缉毒士兵时,很少有人会想到,每个毒贩身后也有一个家,有父母、妻子和儿女。他们死了,留下的是一批甚至一代“毒贩寡妇”。

是的,每张毒贩被击毙的新闻照背后,都会有一个或是几个女人的生活被毁。



今年38岁的诺玛·贝勒和她的5个孩子生活在简陋的小屋里

禁毒战争下的孤儿寡母

在西墨西哥那些被太阳毒晒的大麻山上,到处弥漫着毒枭、帮派的气息。今年38岁的诺玛·贝勒和她的5个孩子生活在简陋的小屋里。她贩毒的丈夫是被人给刺死的,而她的大儿子因为杀死了缉毒警还关在监狱中。

贝勒一家人住在墨西哥米切肯州的阿提加镇。这个平静又

有点神秘的地方正处于最大毒枭的控制范围内,也常常有警察在夜里踢开贝勒家的门,搜查有没有毒品。米切肯州走私贩毒猖獗,在金钱诱惑下,年轻人纷纷投身和毒品有关的行当。不过,许多人最后横死街头或是进了监狱。

“我们也是受害者。”贝勒说。她大儿子去年参与一起12个警察被肢解抛尸案件,随后受

到起诉,他还被指控为一个叫做“拉法米利亚”的贩毒集团干活。在丈夫被抛尸铁路后,20岁的大儿子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。

贝勒说:“我一个人,我很害怕,甚至不敢睡觉,但是我能去怨谁?”

承受毒品带来的厄运

自从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在2006年开展全国性的禁毒战争以来,已将大约8万名贩毒集团的成员关进了监狱;这场战争也让墨西哥成千上万女人和孩子付出沉痛代价:3年来,有17000个青壮年男人在冲突、仇杀中死亡。

在米切肯州,最近的一次屠杀后,两个被害者的母亲迅速赶到现场,把9具尸体拖入面包车里,然后扬长而去,警察都来不及到现场做记录。

“我们在承受着我们的男人带来的后果。”阿桑德勒说。这个有着大大的黑眼睛的女人,她的丈夫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走私毒品。他和墨西哥海关人员串通一气,把毒品从米切肯州运送到美国边境。

阿桑德勒16岁嫁给她的丈夫,32岁离开了他,因为这时他已深陷毒品。她一直都没和丈夫联络,直到有一天接到关于他死亡的电话,说尸体被运送回他的老家瓜达拉哈拉。

“毒品使男人变得自私,只能靠自己。我算幸运的,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容易摆脱这样的生活的。尤其是年轻女孩,一般在男人死后都不能独自生活很久,她们往往最后死于困境。”

贩毒并不受到鄙视

“拉法米利亚”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贩毒集团,禁止本集团成员吸毒或酗酒。这个集团还招收一些妇女作为情报人员,或是给近4000个毒品加工点里的工作人员做饭,每月都给本集团成员的寡妇发津贴。

“她们通常是很年轻就结婚了,而且习惯于舒适的生活,很难让她们离开。”米切肯州政府经济顾问安娜玛丽·亚佩拉说,“但是她们也是受害者,往往受到虐待。”

在墨西哥北部和西部,常常可以听到有些女孩年轻守寡,有的会继承一笔一生受用的财富,另外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,尤其是那些受不了诱惑而陷入贩毒行业的女孩。“贩毒在这里不像其他地方受到鄙视。村里很多年轻的女孩都很无知,很容易被吸引。”当地安全部门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。

最有名的一个“毒贩寡妇”叫桑德拉阿维拉,被称为“太平洋女王”。她生于毒贩世家,两度守寡。这个一头黑发的美女常常光顾墨西哥城最豪华的餐馆。她拥有大量珠宝,几辆豪华轿车以及海滨公寓。不过,现在她蹲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,常常抱怨这里的伙食和到处乱跑的蟑螂。

那些已死毒贩的妻子或女朋友,必须选择在贩毒集团留下,或是四处逃窜、低调生活。其中的幸运者可以享受另一半为她们留下的财产、汽车、珠宝或存款。其余则纷纷逃往美国或是秘鲁。

据《都市快报》

他杀的都是亲人

美国枪击案或缘起房产争执

美国弗吉尼亚州涉嫌枪杀8人的男子克里斯托弗·斯佩特当地时间20日接受一级谋杀罪指控。警方当晚确认了死者身份,并公布了他们的名单。在死者中有4个未成年人,其中包括一个只有4岁的孩子,他们可能都与枪手有亲戚关系。而围绕枪击案的动机则有广泛的猜测,斯佩特的亲戚朋友说,血案可能因家庭房产纠纷引起。

死者一半未成年

据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(CNN)最新报道,在弗吉尼亚阿波马托克斯枪击案中的8名死者包括3名少年和一个4岁的孩子,其中两个少年的年龄分别是16岁和15岁,是当地一所中学的学生。这8名死者是一家人或相互有亲戚关系,除一人外其余7人均当地人。当地媒体则说,被害人包括凶手自己的妻子和儿子,但警方拒绝予以证实,并拒绝说明上述被害人之间的亲属关系。警方只是表示,“凶手熟识所有的受害者”。

凶手斯佩特目前被拘押,他面临多项一级谋杀罪的指控。

他是铁杆枪迷

斯佩特20日清晨向警方投降时没有携带武器。警察搜他家时发现大量爆炸装置。

邻居蒙特·梅耶斯说,斯佩特是个铁杆枪迷,喜欢在自家地界内打靶,近期几乎天天射击,使用的是威力大的来复步枪。

由于斯佩特爱枪出名,从他家地界传出枪声不足为奇,邻居们经常能听到他在附近林地打猎或打靶时射出一梭子弹。因此斯佩特家19日传出枪声后没有引起邻里警觉。

警方说,斯佩特枪法不错,怀疑他受过专业训练。斯佩特被警察林中围捕时,使用来复步枪朝一架警用直升机开枪6次,致使直升机因油箱破裂紧急降落。

杂货店店主戴维·安德森说,斯佩特收藏至少25条枪,包括不少点223口径AR-15半自动步枪。另外,他拥有夜视镜、专业防弹背心 and 伪装服等军事或准军事装备。

可能因房产争执

虽然警方未确定凶手作案动机,但斯佩特的朋友说,斯佩特先前提及与家人就房屋和土地所有权起争执。

斯佩特是在林奇堡“阳光市场”杂货店保安,现年39岁,未婚,无子女。小他1岁的妹妹似乎是他唯一直系血亲。法庭记录显示,他们的母亲2006年过世前将当地大约13.77公顷房产转让给兄妹俩。

邻里朋友介绍,妹妹一家2009年夏从佐治亚州搬来与哥哥同住。斯佩特住地下室。

安德森说,斯佩特担心妹妹和姐夫打算把他赶出房子。

好邻居变坏了

梅耶斯说,斯佩特是个好邻居,路上遇见会招手示意。他和我每次打交道都真诚友好、彬彬有礼。我们相处不错。”

写信支持他1995年成功申请秘密携带武器许可证的多名朋友说,他“诚实、非常成熟且责任感强”。

在安德森看来,斯佩特自2006年母亲过世起已逐渐变化。他说听到耳朵里嗡嗡响,开始求助理疗师但不怎么见效。近期他情况更糟糕,同事们以为这与他和家人关系紧张有关。

同事认为,事发前斯佩特已出现征兆,16日看上去比先前更心不在焉。

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时,他看上去更冷淡,”“阳光市场”杂货店一名店员说。

安德森也注意到斯佩特的变化。他16日晚在地板上踱步,我说,“斯佩特,你要在地板上磨出壕沟啊。”他答道,“我知道,我知道。”

王鑫方(新华社) 国光

一生活在纳粹空军元帅堂祖父的羞辱阴影中

为终结“纳粹基因”她选择绝育

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、《每日快报》21日报道,二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,许多纳粹高官的后裔仍然生活在自己父辈和祖辈的罪恶阴影中。以色列导演查诺赫·泽维在一部正在拍摄的纪录片《希特勒的孩子们》中对这些二战纳粹头目的后裔进行了采访,首次披露了他们心中的痛苦和对祖辈的憎恶感。

纳粹后裔的“痛苦心声”

据报道,查诺赫·泽维是一名以色列导演,他在一部正在拍摄的纪录片《希特勒的孩子们》中对许多二战纳粹高官的后裔进行了采访,并首次披露了这些纳粹后裔心中的羞辱、痛苦和对他们祖辈的憎恶。

接受泽维采访的纳粹后裔之一,纳粹德国二号人物、德国空军元帅赫尔曼·戈林的侄孙女贝蒂娜·戈林,现年53岁的贝蒂娜如今生活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市。贝蒂娜的父亲亨茨是纳粹空军元帅戈林的亲侄子,亨茨的亲父亲过世后,他就被伯父戈林收养。亨茨在二战中成了苏军俘虏,直到1952年才被获释回国。这时纳粹空军元帅戈林早已自杀身亡。亨茨回到德国后还发现,他的两个兄弟由于忍受不了纳粹战犯戈林带给他们的羞辱,再加上家庭财产全被没收,他的两个兄弟也已在前几年自杀身亡。

放弃生育终结“纳粹基因”

贝蒂娜接受纪录片采访时称,她父亲亨茨直到1981年才离开人世,他在世时从来都没有



左图为纳粹空军元帅戈林;右图为纳粹元首希特勒在逗弄自己的教女、戈林的亲生女儿爱达



和她谈论过纳粹大屠杀,也从来没有和她谈过声名狼藉的戈林。不过,贝蒂娜的祖母却是一个铁杆纳粹分子,她在二战期间是纳粹德国红十字会的负责人,她和许多纳粹高官都是熟人,并且还和纳粹元首希特勒拍过好多次合影。

贝蒂娜在纪录片中披露,为了不让戈林家族的“纳粹基因”遗传给他们的后代,她和自己的弟弟达成一致意见,两人都主动接受了绝育手术,尽管他们在此之前从未生育过一儿半女。

和犹太邻居和睦相处

贝蒂娜称,事实上她对自己的堂祖父戈林拥有极为复杂的感情,她既对他的血腥罪行充满了憎恶,并将他形容成“怪物”,然而她又承认自己可能有点喜欢他本人。

贝蒂娜承认:“最困难的地方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可能有点喜欢他,我自己都为此感到震惊。”

虽然贝蒂娜是纳粹德国二号人物的后裔,但她如今却和犹太邻居们生活在一起,并且相处得非常融洽。

一生都为父亲感到羞耻

纪录片《希特勒的孩子们》的导演泽维还采访了纳粹德国高官、纳粹大屠杀“最终方案”负责人阿道夫·艾希曼的儿子理卡多,理卡多称,他无法理解自己的父亲为何会成为纳粹大屠杀的首席策划师。

泽维还采访了二战波兰纳粹总督汉斯·弗兰克的儿子尼克拉斯·弗兰克,尼克拉斯曾是纳粹元首希特勒的教子,而他的亲生父亲汉斯是波兰境内多家纳

粹集中营的最高管理者,二战中共有600万犹太人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其他纳粹集中营中遇害身亡。尼克拉斯接受该纪录片采访时称,他对自己父亲过去的罪恶感到非常“厌恶”和蔑视,他还将自己的父亲比喻成一个“希特勒狂热分子烂泥洞”。

尼克拉斯说:“我一生都无法抛弃关于我父亲的记忆,我一生都为他所做的事情感到羞耻。”

该纪录片还采访了纳粹集中营指挥官阿蒙·哥斯的女儿莫尼卡·海特维格,阿蒙·哥斯是奥斯卡获奖影片《辛德勒的名单》中的纳粹主角之一。莫尼卡已经和一个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见了面,这名幸存者告诉她她的父亲到底有多么残忍,譬如他经常开枪射杀集中营内的妇女和婴儿,并将这当作是一种“体育运动”。爱尔